

「嘉華盃」徵文賽 5,000人 65顯創意

吳克儉李魯李薊貽等出席頒獎 呂志和讚本報客觀準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馮晉研）由香港文匯報主辦、嘉華集團獨家贊助的「慶祝香港文匯報創刊65周年「嘉華盃」全港徵文比賽」，就地取材以65周年的「65」為題，廣邀各界發揮其聯想及創作力撰文參賽。活動獲逾5,000市民響應，並於日前舉辦頒獎典禮。徵文比賽組委會榮譽主任、嘉華集團主席呂志和透過其代表致辭，大讚香港文匯報向來貫徹全面客觀、及時準確的報道原則，又堅持「文以載道、匯則興邦」的辦報理念，對促進教育及公共事業有很大貢獻。

頒獎禮當日的嘉賓陣容鼎盛，包括教育局局長吳克儉、中聯辦教育科技部部長李魯、中聯辦青年工作部副部長李薊貽、香港文匯報董事總經理歐陽曉晴、香港文匯報副總經理姜亞凡、嘉華國際人力資源及行政總監楊成和、呂志和管理國際公司營運總裁李慧琪、嘉華集團企業事務助理總經理鄭松雪及香港文匯報國際公關顧問有限公司執行總經理彭文慧。

率最高的語言，以雙語能力作比較，香港在世界中文位高排名，政府繼續支持學生提升兩文三語能力。

歐陽曉晴：徵文實踐中央領導期望
歐陽曉晴於致辭時指，今年9月9日為香港《文匯報》創立65周年的日子，國家主席習近平特意發來賀信，肯定香港《文匯報》「愛國愛港」的立場，以及關注民生、凝聚共識及增進兩地彼此認識的成績，又期望香港《文匯報》繼續擴大影響力和公信力，為推進「一國兩制」在港實踐、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夢想作出更大貢獻。

他表示，這次徵文比賽不僅是慶祝65周年報慶，更是實踐中央領導對香港《文匯報》的期望，而是次比賽反應熱烈，共有逾5,000人參賽，由小學生至退休長者都有，作品內容更充分展示了香港市民的想像力及美好期望。另外，他又感謝嘉華集團對比賽的大力支持，並讚揚呂志和致力於興學強國。

李慧琪則代表當日抱恙的呂志和致辭，大讚香港《文匯報》向來貫徹全面客觀、及時準確的報道原則，又堅持「文以載道、匯則興邦」的辦報理念，對社會影響廣大深遠，對促進教育及公共事業亦貢獻良多。她又引述呂志和的講辭表示，嘉華集團對能贊助香港《文匯報》創刊65周年的徵文比賽活動感到高興，並指比賽有助推廣寫作文化，鼓勵學生多思考、多寫作，很有意義。

吳克儉：比賽助互相學習
吳克儉認為，同學透過徵文比賽與全港中小學生學較勁，既能反映自己水平，又能互相學習，對其語文水平、個人信心主動性均有幫助。他又指，中文和英文是全球使

吳克儉在台上分享其得獎文章及感受。
潘達文攝

李慧琪在台上分享其得獎文章及感受。
潘達文攝

吳克儉在台上分享其得獎文章及感受。
潘達文攝

吳克儉在台上分享其得獎文章及感受。
潘達文攝

吳克儉在台上分享其得獎文章及感受。
潘達文攝

吳克儉在台上分享其得獎文章及感受。
潘達文攝

吳克儉在台上分享其得獎文章及感受。
潘達文攝

吳克儉在台上分享其得獎文章及感受。
潘達文攝

吳克儉在台上分享其得獎文章及感受。
潘達文攝

吳克儉在台上分享其得獎文章及感受。
潘達文攝

吳克儉在台上分享其得獎文章及感受。
潘達文攝

吳克儉在台上分享其得獎文章及感受。
潘達文攝

吳克儉在台上分享其得獎文章及感受。
潘達文攝

吳克儉在台上分享其得獎文章及感受。
潘達文攝

吳克儉在台上分享其得獎文章及感受。
潘達文攝

吳克儉在台上分享其得獎文章及感受。
潘達文攝

吳克儉在台上分享其得獎文章及感受。
潘達文攝

吳克儉在台上分享其得獎文章及感受。
潘達文攝

吳克儉在台上分享其得獎文章及感受。
潘達文攝



借巴士路線道盡父子情

藍色圓主辦可風中學中六生林嘉曦將「65」化成巴士號碼，從一條路線道出了一段父子情，細膩的內心描寫及令人意外的故事結果，獲得評委肯定，成為是次比賽的中學組冠軍。林嘉曦指，曾參加數次徵文比賽，但是次比賽以「65」為題，內容、體裁均不限，自由度更大，故更有挑戰性。她表示，是以穿越北角及赤柱的65路巴士為寫作主題，是因為赤柱是她以往常與家人遊玩的地方，當中的父子情，其實亦有其家庭的影子在其中。

鍾穎兒受窮人生活空間啟發
中學組亞軍鍾穎兒，就讀於嘉諾聖瑪利書院。她早前從電視節目中留意到窮人人的生活，受到啟發，於是創作出一篇65平方的空間，對她來說意外。她分享寫作心得時指，平日學校多做事務功課，記錄有用的詞語及少養成閱讀習慣，這都對她的作文有莫大幫助。

黃芯怡述祖父母戀愛「歲月」
來自聖公會青衣主恩小學的黃芯怡，憑著以祖父母戀愛經歷為故事題材的「六十五年的承諾」，奪得小學組冠軍。她構思題材時，一度感到苦惱，後來從爸爸口中得知祖父母相愛65年的故事，深受感動，決定致電爺爺深入了解他夫妻倆的經歷，並將他們的經歷用文字演繹出來，所以作品所提到都是真人真事。首次參加校外徵文比賽的她指，比賽有幾千份參賽作品，覺得自己「好渺小」，對奪冠感到意外。她又指，平日

地乘坐父親的「校車」，轉而乘搭其他交通工具，一來逃避父親的監視，二來總算可以走出那一成不變的軌道，四處流連見聞。有時搭乘那在深夜飛馳的小巴，如獲至寶地享受著被「剝奪」多年的刺激感。不出所料，父親譴斥了我數十個夜晚，就如肥皂劇橋段一樣，我則不回地離家出走了，一個讀書不成又一無是處的人，還能怎樣？

交過燈「滴滴嗒嗒」的信號聲吵醒了這漫長的等待，我踩下腳聲，暫時停止回憶。車子沿著往赤柱的方向行駛，進入早上的淺水灣，有如哥倫布踏足未知的異域一樣，是一個新世界。忽然，一塊巨型亮黑色的金屬在我車旁鑽出，原來是輛跑車切路，它飛快地越過了這道笨重的巴士，迴應而去。真幼稚，明明不是同一檔次的車，也要逞風頭，就如不久前的我——副駕駛模樣。

在我離家走出的那個晚上，父親的一句意氣說話——「你不配做我的兒子」——觸動了我的神經，撥動了我的開關，我瞬間轉身就跑，無視父親喊得嗓子也破的吶喊，他，並沒有追。現在想想，如我數不肖子，也沒有挽留的價值也。我在快餐店混了幾年，後來輾轉轉入當水貨客，開始幹起船來貨生意，由中港來回，逐漸發展成來回美日的人貨網路。我從戶口餘額只有「一個零」的潦倒少年，成為有能力揮金如土的暴發戶，不可一世。

但人在漂泊的時候，往往在想回自己的根。去年中秋，我特地訂了機票回港過節，在接機大堂推著行李人羣，穿過無數喜歡擁擁擁的人群，我才驚覺——我沒有可以一起過節的親人。我以為自己擁有了所有，但其實什麼都沒有。

我曾經坐著空中巴士穿城越境線；曾經登上輪船繞橫四海；亦曾經駕駛跑車闖關路燈。我享受了許多由速度帶來的方便與快感，但我卻被迫放棄欣賞窗外外的風景。不管我以後再怎樣拚命拋去追，但錯過了卻不會因為我可憐

而重演。原來，人生是該慢活的。記得那天的清晨，就如今天一樣，我把公司的一切交付給我的搭檔——連同那輛見了我曾經瘋狂的跑車。當天穿過玻璃的曙光，恰似此刻散落在我軟盤上的一樣。

我一時出神，差點忘了拉動排檔的桿，踩下油門，轉入春風得意。我透過車窗遠望那片屬於春風得意海灣的汪洋，我就是在這片白沙上決志要娶父親。跟隨他，成為巴士司機，駕駛同一條65號線，一步步嘗試拉近那無限遠的距離。可惜由我入行至今，莫說是父親的足印，連音訊也全無。某次聽見了兒時的老街坊，說是我爸「太勤勞了」，腰椎有毛病，我想大概早改行了吧。我每天駕駛著偌大的船隻，穿梭人海汪洋，就好比大海撈針，失去方向、等待，有如爬在我身上的蟲子，一口一口咬著我的皮膚，最痛苦的是，任憑你怎拚命抓，亦驅逐不走，因為他已經悄悄地吸咬進你的骨髓裡。

我把車子駛進了巴士總站，赤柱的大街在漸漸出現了有些背著行李的外國旅客。我扭動了車匙，嘈吵的冷氣機聲立時安靜下來。我伸著懶腰走近車門準備下車，卻和弓著身子的老伯撞個正著，依稀認得是今早那位。老伯手中握著的卡包掉到了地上，我俯身去拾，卻瞥見了老伯身份證上的出生日期：「真巧，我老父也是今天生日呢。呵，該65歲，可以換份新八達通了。」我的視線無心地掃過了名字一欄，這下，我才真正的清醒過來。

我的眼眶濕透了起來，只能勉力看到眼前的身影。老伯用手擦了我眼淚一記，這熟悉的疼痛感……「小子，要繼續我父志，車還是開得不好穩當啊……」「我才不要給你看！」我小跑上車跟隨父親的步伐。

原來，並不是父親沒有去追，而是我忘了有人會在原地等。陽光灑落在赤柱的大道上，萬物鋪上炫目的金光，我別過頭望向65號巴士。歷史，沒有任何一趨等待是白費的。

有閱讀習慣，認為了解不同觀點有助寫好文章，而她透過比賽了解到自己中文文法的程度，認為仍然有進步空間，未來會繼續努力。

越年長的參賽者其作品越見成熟，但小朋友寫出來的故事也有其愛之處，獲是次比賽小學組季軍的華德小學三年級生馮澤璇就寫了一個童話故事，「故事說的是魚媽媽的第六十五個孩子，她本來是一個驕傲的金魚，後來就變成善良的魚了」。原來，馮澤璇來港才2個多月。這次一舉奪獎，全憑平日努力，由於她最喜歡中文科，平日會到圖書館看書，更會自己創作繪本。

林嘉曦將「65」化成巴士號碼，從一條路線道出了一段父子情，細膩的內心描寫獲得評委肯定。

鍾穎兒受窮人生活空間啟發，作品內容、體裁均不限，自由度更大，故更有挑戰性。

黃芯怡述祖父母戀愛「歲月」，作品所提到都是真人真事，首次參加校外徵文比賽的她指，比賽有幾千份參賽作品，覺得自己「好渺小」。

鍾穎兒受窮人生活空間啟發，作品內容、體裁均不限，自由度更大，故更有挑戰性。

黃芯怡述祖父母戀愛「歲月」，作品所提到都是真人真事，首次參加校外徵文比賽的她指，比賽有幾千份參賽作品，覺得自己「好渺小」。

鍾穎兒受窮人生活空間啟發，作品內容、體裁均不限，自由度更大，故更有挑戰性。

黃芯怡述祖父母戀愛「歲月」，作品所提到都是真人真事，首次參加校外徵文比賽的她指，比賽有幾千份參賽作品，覺得自己「好渺小」。

鍾穎兒受窮人生活空間啟發，作品內容、體裁均不限，自由度更大，故更有挑戰性。

黃芯怡述祖父母戀愛「歲月」，作品所提到都是真人真事，首次參加校外徵文比賽的她指，比賽有幾千份參賽作品，覺得自己「好渺小」。

鍾穎兒受窮人生活空間啟發，作品內容、體裁均不限，自由度更大，故更有挑戰性。

黃芯怡述祖父母戀愛「歲月」，作品所提到都是真人真事，首次參加校外徵文比賽的她指，比賽有幾千份參賽作品，覺得自己「好渺小」。

鍾穎兒受窮人生活空間啟發，作品內容、體裁均不限，自由度更大，故更有挑戰性。



歐陽曉晴（右）致送紀念品予嘉華集團創辦人呂志和、李薊貽等出席頒獎。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攝。歐陽曉晴（右）與楊成和（左）為公開組頒獎，和的代表李慧琪。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攝。

文匯「粉絲」公開組奪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是次徵文順利憑著描寫外公父的文章，過關斬將成為公開組冠軍。其得獎文章講述了外祖父母相識相知的生活，由一開始百轉千迴，將出生香香門第的外公與目不識丁的外婆結合在一起，到二人生活時爭吵不斷，再去到文化大革命以及外婆患病時二人患難真情，一切都十分動人。孫雪華表示：「我想從一個比較小的家庭，折射出社會的變化，再從中反映它對我們生活的影響。」對於中國曾走過文革這一段路，孫雪華直言這的確對當時社會造成嚴重影響，並改變了一代人的世界觀，「但也因為我們走錯了這段路，我們才會更認真地反思以後應該如何走」。

真畢業後投身文匯報工作
內地生孫雪華指，自己與香港文匯報的「淵緣」始於中學，學習新中國成立的歷史，「那時的歷史書已有講到香港文匯報的成立，是很重要的部分。當時我就想，這份報紙在混亂的年代也能堅持自己的思想，吸引那麼多人投身這事業，很了不起！」

其後，孫雪華來到香港升讀城市大學，更機緣巧合地來到香港文匯報總部參觀，「當時了解過後，對香港文匯報的印象更深，深感受到了今時今日依然能堅持自己的態度，於是我就下定決心要進修媒體傳播，希望將來也可從事媒體行業，也很希望可以到香港文匯報工作」。

所以，她一看到香港文匯報有徵文比賽，就不猶豫報名參加，「因為我覺得這是和

孫雪華指，自己與香港《文匯報》的「淵緣」始於中學，最敬佩香港《文匯報》在混亂的年代也能堅持自己的思想。

潘達文攝

《紅顏已褪白髮飄，六十五載一世緣》

公開組冠軍 作者：孫雪華(香港城市大學)

65年前的四月二十八，黃道吉日，宜嫁娶。15歲的外婆嫁給了20歲的外公。沒有驚天動地的愛情，沒有執子之手與偕老的山盟海誓。甚至在結婚之前，雙方沒有見過一面。沒有抗爭，沒有出逃，兩個年輕人就硬生生的被綁在一起。在1946年的中國農村，這一切並不離奇。

外公出身書香門第，雖不說學富五車，至少喜舞文弄墨，嗜讀書。在那個蒙昧的年代，在那個尚未開化的農村，當所有人還在為溫飽愁的時候，外公是特立獨行的，甚至是本國的。

外婆長得很漂亮，大眼睛双眼皮，喜歡穿藍色的衣服。不過她沒有受過任何教育，一個字都不識。但性格開朗活潑，和誰都能走得來，辦事麻利，幹活勤快。也許外公的父母正是看中了外婆這一點，畢竟，外公的那一套在農村有點不務正業。外公沒有個務實的入去幹活，來維持這一家。

她突然，外婆的骨子裡的滾燙她掩飾不住的。她尤其有個惡習，喜歡打牌，打麻將，只要有錢，就會拿去賭。

命運讓這兩個風馬牛不相及的人走到一起，似乎一開始就注定是一場不幸的婚姻，也許會被所謂的專家稱為是封建社會的犧牲品。

手吵，無休止的爭吵。媽媽說，從她記事以來，外公外婆就沒有一天不打嘴仗。最經常的場面莫過於外公在東屋看書，外婆在西屋和一堆人打牌，打麻將，麻將的嘩嘩聲，叫嚷聲笑聲不絕於耳。忍無可忍時，一場大戰在所難免。在吵架方面，外婆絕對佔主導的，外公每次都縮頭而歸。

「瞎說什麼呢，我能放着你不管嗎。」「那有錢給孩子們留著不好嗎。」「你問問孩子們要錢還是不要媽。」吵了一輩子的老兩口又習慣性的吵了起來，但是在外公眼裡的派頭是抑制不住的。

外公辦理工提前退休，這樣可以領到退休金給外婆治病，也有更多的時間照顧外婆。其實只要打牌，打麻將，麻將的嘩嘩聲，叫嚷聲笑聲不絕於耳。忍無可忍時，一場大戰在所難免。在吵架方面，外婆絕對佔主導的，外公每次都縮頭而歸。

晚間的外婆躺在床上不能自理，神志不清，誰都不認識，整天說胡話。外公就一直守在她身邊，默默聽她絮叨。每過幾個月她給她翻身，每天換衣，替她換尿布。已經習慣被照顧的外公幹起家務來格外的笨拙，他甚至不知道家裡的鹽和醋在哪裡，手是擺指得像個傻子。

在那個以生產隊為單位的年代，集體作業，每家每户都要出勞動力，幹少就沒飯吃。聖誕節前一整天，就賺幾分錢。外婆會帶著十來歲的大姨，媽媽下到地裡。和那些壯勞力幹了一樣活。

「唔你看，她家男人不是沒了，從來沒見過外還是那最乾淨的，連雞屎都沒有。不知道那個個老頭在我們不在的時候，是多麼頻繁地來看他的老伴。」

65年過去了，有多少人勸外公擴充都被他趕了出去。你們媽媽在的時候，我沒讓她穿過一點點，再找一個我對不起她。」結婚的第六十五年，年老耄耋的外公一個人生活在老家的小院裡，料理著外婆開墾的一塊地，日子平淡如常。在外公心中，外婆一直都在，從未離開。